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門人唐音

後學周本浩景孟九鈞

潘道根編潛手寫

大學

問大學既說詩序大夫言小古多了則凡民之得入者為何

答古詩序言不多殺于弟之古言亦

問是論之說高於大學在何處見

答且如言德言心必格而後存彼則說不清格而後存自有

格處而說

問以程子按孟子言信周子乃不得換

答周子高明洒然處誠不可及然下學工夫却不甚去理會

問在此至若是明於中抽出來說非另有一悟工夫

答明之德至明我明德對民是明我明德在人可見非有

漆然終是合道未到止處所謂人豪聲色忽終不盡才有罅隙  
便立了直與人家去統乎天理才然渾然不動而後乎之云  
聲色無具之物乃為天道故揭此為之的也明靜是後性止至  
善是定性

問既知止而心靜安矣之何待慮而後得

此言止至善不易供也必有深造功夫然後則至其境待於純  
持而言者謂之定不兼持而言者謂之靜此定靜之別也處  
靜境而供靜者謂之靜兼聞境而言不靜者則謂之妄此  
靜妄之別也區事此定答悉照則謂之虛也

問物有本末一節只要人以身為本與自天子首固是

答知止節是格入工夫乃賢者事初學未易及也故又言此知本  
是格物工夫乃學者工夫於其高者不請身而謂及躬之學也遇

事是管反躬求是久之自有悟入處  
問正心地位不截於止至善乎

答正心還是用功止至善是政功地位

問致知之義謂天下之物皆儒者所當知何如

答天下之事業有他盡知之理學者自有格物工夫不可侵  
窮神知化事若謂窮至事物之理及所以然等語乃聖人  
事非初學所能及也

問俯身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否以家無德何素

答德未只是心事故以俯身為結之下節是思俯身不可以不  
事親意

問首章三句言似各波深相貫之說似實難

卷傳者釋經意也。但如後世解義而已。曾自所以杜撰與學者  
用功蓋人皆有之。不謂德而不修。明故舉康誥。然其明德  
何而德。夫乃天之所以與者。而人而當顧德者也。故舉太  
甲既曰。天付之命。則全我履。六人不可自限矣。故舉帝典  
而結之以比。自有明也。勉人當如此用功也。

問二章釋制民而終之以天命。其乃有計功之意乎。

答為此字最難。是必謂次之。難於接續。故舉盤銘。致  
人之自新。不已其功也。然民之難於興起。故舉康誥。作之  
率。亦興事之作。之新其民。乃能興起。周維舊邦。亦不過  
是者。箇地方。只為文王。能新其德。民皆安了。豈止民安  
連天命之新了。此所以為用其極也。

問三詩之說義者不同且文王詩所止非止一端何兩歸一  
答引升猷詩見為此者有銘命之虞蓋至善為學之德  
會猶升猷為四方之總會也修矣詩是教人循於天樹因鳥  
之知止而悟為學之當務此猶於天樹處也文王詩全重  
故止上此是大本功夫下文是一止於止衆止蓋既止於至  
善則常物之未一以貫之而各止其所矣

問引洪興詩之義道學應格致有倚應誠意否

答此還依古本先將格物誠意釋了乃引此詩以該致之大  
學之義以格物為入門以誠意為樞紐至此則大端功夫了  
矣故引詩以補致之至下文身列文詩又因此節末句而  
生也

問聽訟一節與學問何干是 人五本之意在

答五情不盡而畏民之志以正指能聽訟者亦言若此者但能使民畏而未得其本故也必如夫子與訟之言乃為知本

問才不自欺便是自慊了無兩層

答再須涵養

問十目所視肯指獨之所處言否

答此言君子慎獨之功如此嚴者言嚴密如此也

問七章不得其正四匪指心言註以用之所行說恐未是  
答本體不正而後用不正

問治國引保赤子之言只是欲人誠心保民否

考大學問但於誠意致知格致先釋之以見大要功夫治國  
章又釋心誠求之平天下章提忠信皆提挈問紐也  
問平天下之道亦多端矣何獨取於執事

答平天下在己裏得去流運轉得行人只另私意向隔  
不能去云執事只是起一星破個隔而後於去云之道

問娟媿人退之可也何至直道清四夷不致於人不仁疾之  
也甚者乎

答後也職事一刑之也輕了故不知懲此非中道也

問忠信未是執事乃所以做執事之本也

答忠信是心去去直道理大要是活的語也



中庸

問九執履中如何執得且與惟一之義不相重乎

答中是吾心天然之性以淑於人器所以失惟精則操則得人  
執不容得人故惟一則純是天理所以能執吾心之性以度  
物也

問以為上智不能忘人心然否

答人心即是人教是性經教上生者

問中庸之書程子謂子思筆之以授孟子然否

答曰方傳記遺似受業子思之門人

問中庸首節只是明道而性出於人知兩用功意

答就是教人用功天命之性却寓於氣質之中人易於誤仰

故提出示人則人不肯認性為氣矣然情之發出於其心者為  
誠而有所參雜者為妄故以率性為道則人當即此體何矣  
然不解不探於氣質物故故又教之以脩道也

問天命謂性此說就是陰裏面制用氣質在一邊教人在  
性上用功了謂率為其率之率則與率循之率果矣

答其率者忽然天然自動猶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下井  
乍見二字是動這箇无景純是一箇至善遠現不曾難  
此氣質 道程楊本書語氣似率循理長

問修道之謂教陽明謂虛自明誠謂之教之字同意然否  
若後章情道俱仁即此修道字自明誠謂之教即此教  
字這說知信語偽教件教之謂之十學以是相傳者也

問道也者不可沮也誰注說如何

答注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以句注得好云日用事物當然  
之理已覺向外說了事物不有多時不然一答又說向外去  
恰似道是在外的了若是在外的則可只說得道恰不覺  
在外不固事物而後見非因事物而後有道就是此心也如  
何說得 道程松性具於心三言其於日用事物三言其用二者原可備廢  
問先儒謂道不可離兼動靜而言然則未應物之時亦可謂之離  
道不兼性恐懼在於慎獨工夫之何兩分別

答心昏昧在此做不得應事接物之至則是離道了所以君子要正本  
戒謹不賄恐懼不偷此正欲以做主宰處也念頭初動之氣善惡時  
若隱過了又用速後實力早辨之則用力易於用放之以慎獨於其

萌芽上用功也。道既去於性，其率則合之用功，當就天根上着力。不當在事物上求道。一。直根按先生之學，是處身德性手段，皆以此。

問：善怒亦是一節，是指去心性之成功，以去人欲道之的否？

答：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終然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人只是初生時，性之者善，性是未發之性，及形生神發，便是氣質用事。運動後，雖有時休歇，叫不得靜。先儒乃謂靜無不善，動而後不善。此說未是。靜既得未發之中，如何發出？有不中節者，只為靜中未也。其靜，自去盡了。這氣質光只，乘下性在這裏，竟然不動。這德是未發兩字，止於至善，所謂上天之載，無聲臭，無具是也。

問：發而皆中節，所以是不習，至初地位，要至之功去用？

答：所謂節者，天然自有之則，就是天帝自度之度，與不節，皆此也。這都是便過了，我懼慎獨工夫，到得這性道，便是發中，初到此節。

位育之本教了此教至至誠至性性盡人物之性也

問君子而時中既謂君子自然時中矣然吾兩層

答君子自然時中此是法君子小人之趨向也

問雖而約諸臨陣有此本否

答此是聲南若夫聲色貨利皆嗜欲之臨陣也

問顏子得一異則孝之既濟其亦有積累之功否

答顏子惟在根本上用功所以能得而勿失所謂得尺則王之尺得寸

則王之寸也

問中庸不可能是於他標矣

答是何莫由斯道之意

問寬柔以教此由人性生如何教得

答正為南方重性柔弱故皆以此教人

問中五不倚之意

答中立只是特立不倚是不為一節之士

問君子依乎中庸夫何不自居

答夫子謙德不敢居成功之意 根據三正見中庸之難

問德道功夫首章脩矣又發費隱之義不致於一端而全致乎

答首章說天命具於吾心人在心學上用功了怕人功夫不實所以

又教他在每言上去體察是充事也是根本上應去求的只功夫不

充空了首句說不貲亦隱費字最好若字就是費用之費有多

的意思有難的意思又有不得的意思至各而供其有之謂也

謂之德者若是其小言而可見則人都能體也 只這是一無聲

之真的人德要自去察他不容便不知也所以子思又於此兼

問夫婦之思一節是明道之旨以見人主當神思遠及聖人天地  
而不待盡似寬沮之以難

答夫探之思不肖甚至淺近的去處了然道理堂有大小這等去  
處也不可不知其善也堂但聖人對天地也有不盡道處天賦可愛此  
職司教固他有了信不氣質就對道不違了道是何等祥雲的  
回且鳥魚之詩以見他有流行皆此理昭著否

答察非昭著之語乃習矣而不察之於人倫之察之言其上下察  
正是要人去察他 事節便這端夫婦決起指示功夫親和下  
手處至察才天地這察字之只是前面上下察也之察

問張子治人愛人責己之今何如

答此章只是一理通貫君子以治人非得治他人只是自治如此

所謂不違人為道之事也而道不違意然又是處人責己之事而已  
問意如何道是由德德然以至於自然者否

答意只是破開隔忘之意實如此人愛己如此而愛人未若此固則  
隔也貴人如此而責己未如此此固隔也若要打破這私敬心何下手  
須就明處打通暗處將愛己的心反轉來愛人得貴人的心反轉  
來責己未盡了這情形在開湯漢無與倫同前這便是仁這便  
是道程子所謂將身未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法活是也

問程子以治己之心治人之心何如

答不知程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否如治人之心人孰無之何待於推惟  
是愛人要打破許多障蔽却難而難而難要如此方是恕之正氣

問君子之道四一節其意如何



答恕者此心比心之謂上文花語已而不願言曰是如愛也之心以  
愛人此常是知貴人之心以貴已恕有此二義故以此答之

問原稿以下比是天子自謂如何又曰君子效賢已

答此猶上二章皆聖者游之之意

問君子素其性而竹不願乎其外朱子曰下二節亦應何如

答本是一句不可讀對素是質素之素不為染者天其自  
如也 道根榜先生天分高故說如此其實素亦實係依也

問若此一句讀素富貴節已了其義之增不陵不援一語何也

答素富貴節就己之所處而言在上位節以人已相形言也不  
為富貴染着則所行者皆好礼与若固有之之事也矣不為  
貧賤染着則所行者皆樂與若將終身之事夫夷狄志難

亦然得在實做工夫

問人已相形只是反躬之意否

答心與物交迫易喫他扯得去陸下標一怒天尤人此心志作  
在外如何還打破得私欲耶故自內外勞勩寧那外層方  
能信心法一

問十五章九注似以兄弟妻子為道之卑也父母為道之高也  
然否

答君子之道始於齊家所謂行遠自邇升自卑也引待及孔  
子語俱齊家之事言近與卑者聖賢之言不屑如此也若  
以高節為卑近後章亦高遠乃聖賢家語  
問鬼神論道之義

答此為此者當在指神物不直言昊天及雨云王游衍之意

問夫微之顯一節亦指慎獨言否

答此微字與莫顯乎微知微之顯微字與莫一意上文言鬼神在處不在處重不使託人之念頭萌動雖曰甚微而天地鬼神助布森列俄亦重其道有真善鬼神早以知之有真不善鬼神早知之不可掩猶云不可瞞昧此為之所以慎其獨也

問者之所以為大者豈在尊富之間

答要之以德為主故說德曰聖人在先尊富等皆由聖德所致

問故去德以下只說舜說四者字見非倖致

答只就舜說中庸引此乃是教人希望之意若說見道用廣却多了一層意思

問去及節言文王之事乃去事可見止言其父其子是無  
答此章只是言武王之章首節只是當得武王末受命一句  
將言武王只把他家叙起非言文王也今人乃說其是道止  
候矣

問達孝之義如何說

答達孝者自己而達之天下也人是天下之人之事親至死  
之心用其力矣武王周祭制祭祀之禮所以達其心也  
問序爵與序姓為宜若同姓序爵與序姓序凡此等

父子兄弟者有序若有爵者之兄弟當先而叙乃見長之  
貴之由盡其宜

問郊社之禮與後世南北郊分祀同否

答天地之間渾渾浩浩是一氣貫通故立郊以祀上帝更立  
兩個郊不容有二此就配合之說御酒不從地之中惟地為  
大故又立社祀地人之生惟食為大故五穀以配社

問遠祭所自出之帝何以見其為帝

答古之有天下者雖與賢與子不同然俱見帝皆故有所  
自出之帝自漢以後皆崛起則非此行比然堂無所自出之  
親創業者之祖者是也若必遠求繫矣

問考之至此上文意已了又說郊社一節何意

若事父孝故事天則事母順故事也家惟武周為孝之至  
故能制此神以及之

問人身如何形容得何字

答是指人身這些生意而言不但指血肉之軀而已

問親賢而後能辨明義理如何人乃在知天後

答知天是知吾心本明處才有以知賢而尊之不指辨  
明義理言吾心本明之天理即所謂良知也

問事親指吾心之仁而言亦不宜在尊賢後

答不知尊如何處得事親道這尊賢正學之惡也  
問既曰不知尊如何有不宜者

答只是宜要如此

問嘉善而矜不使於柔遠人上不切

答常存矜卹之心便是

問厚往薄來必不可繼

答九貢還在外

問博學於夫未免涉同見否

答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是南天聰明非多聞見而然  
聞盡人物之性只就處之得其當說未必使二者後其性  
答此所謂克齊其猶病諸者也

問程子謂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張子謂亦有可趨道亦得人  
物之性然後修之于天道其間孰有事如何

答窮理不可盡於物者程子之云化育便是化育說甚麼道

以此考

問破曲之說即所謂推明破暗也

答推明破暗却是致知功夫破曲是求誠工夫依向裏面去  
與誠意相近

問破者自成三以實心言

答誠者我之所欲為人不成則非人矣

問誠者物之渣始却昂物理言之以起下二句意

答只是通神而言即上文自成之意

問時措之宜以此白只是替其妙在成物之外

答方只說大內以成小此是時措之宜



問博學高明俱是何物

答功業氣象

問發育二節夫子之道下大小然否

答發育節見道一大功發育節見道二密聖人之道

古以密也

問存心致知之為何如

答聖人之道天以密於學者功未至要如此尊德性以極

其大道問學以盡其密下文俱然

問史氏說道問學須兼知行說去盡精微知新為知道中庸

崇禮為行

答去盡精微以下句之兼知行此是詳密功夫也

問子八章曰重為下不倍意不必三估愚者一脚

答帶說愚者只是引其成文不必拘

問三引謂非天子是始有天下者如少康高宗不得與如何  
答三代得天下俱賢聖之君後世而當率由後世雖有亂業  
君其德未及歷及三代所以從古便有弊

問三重三說

答德位微

問微者廢民重有時位上

答此是禮夫而亦諸野與上前終字一氣

問三十章言天道如仿則仲尼言

答孔子是萬世大宗師故提出以示學者以為準也

問小德以流體是天地之德却寄在物上了

答是

問知化育之義與欲化無干

答識得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問其闢其天非特如此而已豈聖人亦有天闢乎

答其闢其天俱就聖人之天闢而贊一

問聰明聖知達天德于思已到此否

答于思非謂能知正欲其識知耳乃古賢言聖人事

問末章可與入德之義

答至聖是終外之極感至誠是格中之主德然學者將  
何以反之只有為己之心是與至誠相通處故指而言之

問為己知義孰重既做為己只怕不做功夫若肯做功夫無  
不濟矣

答全重為己上知義只是做工夫緊要處

問篤恭如何能使天下平得

答此是平天下要緊處神樂制度又別論

問程子入其家卷上包不盡之言如何

答私欲若未盡終不且以入道

論語

問學而時習似在事物上說若直指本原恐不可言學習

答聖人言語俱是一貫本末各兩件一言未本便在此

問才說學習如何便有朋來只是相切磋者未及從游

答此是實事成後自有朋來同輩從游俱在內

問君子之與子既至於明末如何又有人不知者

答孔子亦有人不知者 此是風恬浪靜地位與大學之

止至善中庸每靜三身意合至善純是德性用事絕無

一毫私血氣之私也

問先儒謂有子之言支離知孝弟章何嘗支離

答如孝弟為仁之本未免求之於外在從本原上學只是有

此心便是大本萬理皆由此出又何有許多本此非支離而

何 程楊以未如此說故字樣

問曾子所省二者乃不及孝弟仁義章大頭腦否也

答此是在歸門之言程章於所事如此然只是知本未及知此在

問汝國五要此夫子為他人言極立此條目若夫子只消一以貫  
之又何必有此五事

答此六何得不一貫凡看論語須要把心打做一箇才好  
問節用還是儲於府庫者非指民財而言

答只就事論不拘在官在民

問餘力學文之義

答教喻天聰明非指俞見而言 根柢特立只是剛見  
但聖賢之學與倍學不同耳

問子夏謂之學者何事

答子夏只是為人記誦為學故言此便是學以取倍學之樂  
但少了爾天聰明一段功夫

問君子不重則不威却非本德切夫中心若  
有主乎恐外之不足不重之類

答外不持重豈有能主忠信者此是言其實要

如此

問改見在外夫人皆得見而只夫子獨得何也

答一至於此亦豈能便知其體要惟夫子則盡意之

問三年之喪改政謂兼志行之言如何

答道者合於理之謂依注說

問有子禮之用大章真得先王之意否

答未免語涉事為不根本原與聖人之言不同

問不求安能止是恐人以外物累心否

答此是立孝功夫如漢祖唐宗不至於混一終不肯偏重  
了學者須去後根始得

問夫子意不知人又何以病子貢之方人

答此方人務于求知故抑揚言之只要人求在我者與友  
不同

問者而且格之義

答仲格其非心者

問志與學是知本之時不惑是知止之地至知天命則得止  
之後一貫之時也

答志與學立與不惑皆屬人道及三行而通此乃大道  
矣



問熱而問者夫子何事專言而先為隱德以啓之何耶

答云遠而弗隱語全體具在但語子不悟耳

問聖人瞻言首言豈不似面察顏子又於退者其私却似伺察者所云

答夫子五教只教人在本原上用功諸子多在因見上用功不知於夫子之教遠了多少惟顏子獨能在本原上用功故於夫子之教不至有遠不遠乃心能體之謂非多疑問之謂也退者不過審其持久之功

問而由既善如何猶有不善者

答聖人本心全體是天理故念之皆善而事之必暗著常人則就其善者以正其念之善一念之善以美而

神之善所以不同

問溫故知新似只在知字邊言程子嘗言天理二字是  
其神化出來莫非此義否

答問見在外者學問在內者用天聰明日益光明大兩謂  
知新也故是吾心上道理溫是存養之功不溫則冷去  
了故用溫字取義

問君子不器朱子曰體之各不具故用各不同似皆多能為  
言則與君子不器也語意稍異

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各就其質以  
成材君子兩字在道所以不器正與君子不器也相合

問夫子時豈有異端既有異端以何不隱言以備之

答既謂之異端即是明言備之

問不知為不知是天然則所不知者將置之耶抑亦通之耶  
答人只謂以多聞言見為學故寧于本原聰明若能不滯  
聞見而不知為不知則所以備天聰明者亦自有不容已  
矣

問夫子教子張何不直啟本原乃先之以多聞多見夫亦  
有深意存耶

答若直斥其非則於他天機便窒了聖人教人如在因  
材點是使子不知不覺收攝了他的心如未着物而物不  
知也

問者季康子孝慈則忠何不敢忠于公室以為民先  
豈律而不言與

答彼不曾問豈可先概而答但告之求諸已則難化他  
多矣

問子張前知之問夫至不答之可也而必告之何也

答聖人天地之量不宜拒之惟因機而轉移之

問李德至民三事之借以行慈言之抑但此諸子言之以明道耶

答當時習見成風人心亦皆憤然以為當然故夫子指言之則豈  
人多不忠之心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非不教者以中心之道但福其本則在齊魯  
若此傳本至文明之末便復返朴還淳以回達化必先進之而

此所以立第世之統

問夏殷之神文原既不同，微夫子何所得而言之。豈未想揣摩而可得耶？

答聖人之見自與常人不同

問夫子不能親神，何正之？

答不在位

問知神之說，是理亦不明一邊

答要之夫子之答與答之路鬼神之間，固乃是報之之意，欲使及求而得其本心。朱子順文解，豈不當照管他卷意。

問所自出之語

答商周之先其時皆嘗為帝，故立禘以祭之。後世崛起民間，非其所自出之語。固有而自出之，親如漢之獻，宋之傳，順美。

宜是也即此以為禘享而以太祖配之可也不忘祖之古昔感感不末  
問周制天子夫其文而述之然時王之制不可不述也非由所以文感之故  
答上二句是一意有嫌其文太感之意下句乃一意夫子只欲述其通理  
文感非所及也

問或事不說三句之意果義而疊言之何也

答想當時有此故特故遂連言之

問夫子上句因而說管仲之器小句好讓讓者何別

答上句當時但知尊管仲之功更不知有聖賢事業故特言之  
此欲顯出之意

向夫子語太師然言即可為仲樂之本乎

答與他分了幾個節次則仲樂便有條理可以類推  
問儀封人曰何賢者乃卒上句何也

答諸君語所以各用

問盡善不盡善之別

答當時常人也見其善惡之或惟聖人乃能見其有善也  
問既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即是終食不食且又何消盡言之

答只是功夫蓋密之意

問好仁惡不仁莫云云而中

答者見得一邊重於

問謂之剛則所得稍淺如何便能久死

答只是不可不剛道之意語甚深切

問君子何至有格刑之事

答有過罪之于刑

問禮律為國則紀綱法度其可廢乎

答只是一念不敢自是，不敢自高之意，便是正心，以此心去用他綱法度才如。

問忠恕如何當得一貫。

答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吾人被人欲間隔，必須殺箇去實，親知底心逐事，一上打透，由此做去，可達一貫。曾子蓋嘗於此用功，故推在教學者，非解釋一貫二字之義。

一貫是道，忠恕是做一貫底工夫。當時人不能得此一貫，只曉得忠恕，曾子所以就此發明箇道，謂你這夫子之道，是甚麼，不過是教人去做忠恕之功，以成的便是。要固復功夫去，誠道也。這是一字，只是功夫，當時用刻盡頭，這了私意，着不得力了，才是這道。一貫私欲未盡，還這工夫，工夫是道，着在程



人則能與道不可言忘也

問程子謂天地聖人自然之志怒與一貫何異

答此等處當會其語意不然天地聖人既自然矣又何忘怒之有

問古人造門限者必有遠遊者以此遠遊為戒何也  
答觀老自不可去遠

問論事不在去而顧以約為貴恐非至道之福

答凡事以敏皆由心去此便是約

問知子知二口皆形容其悟理之深深想志不立非因見說  
若夫子問意只說說然化本原上用功正于直對未依舊教  
讀此言未若負而忘章章意同

問夫子許子有惡意也遂重做自居是方

答子貢之對雖不得夫子且惡然其一念自居好故夫子就因此而清極。夫事聖人每如此者直言其不合之不棄則此即仁矣夫何所之足云

答問即仁也兩得夫德之剛

問其者自然而為仁勿者禁止所以為怒則齋子四句亦即

答四句求仁之功然乃之頃列自然也

問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不為於未殊性非所先之說耶

答文章性性也天道也子貢分文章與性道為二蓋猶未領會到身

問身若當理雖多亦何害

答困者於思不動以成之止也蓋

問實哉子之志事可見如何謂之智

答久之時信之以與後非智不使至成且時未免隨俗  
浮沈却失於思不能見其非愚而作非愚而何但能濟君為  
不可反耳

問不知所以教之朱子以為惡其陷于異端聖門學者豈  
容有此矣

答如魯豎琴之管放去便沒入了異端

問微生高之志或於所居者有不甘拒之似亦必害  
若德人之有以為己也則不可

問顏子之志不見有及物之意

若善與人回不見有戒

問答之三可謂是聖人去他輩即若不得任之托之空

言身

若聖人說經曲之教養之事皆備就是聖人在他

問伯子既太簡者夫子何以許之

答詳其簡非許其簡而仲子未喻其旨而自有默然  
者故就此大略上點化去再不許其不喻之意此所以能成

人材

問不遷怒貳過亦多風恬浪靜時與正心功夫不相遠否

答一類

問夫善福伊言之曰聖年為應言何耶朱子云謂不必為仲子

回互身答

答此是教仲方用人工活法非論仲方心

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俱在心工夫子何由知

答亦有不可掩

問問心身改其樂只是心上然天理故性心廣體胖此便是樂非真有一物可樂也

答先從四勿上用功乃得到此境界

問君子小人儒何分別而若小人者不立為儒矣

答小人儒是口訓法為學者終必得解經自子夏始可見

問滅明二事亦何異以知其大體使為禮之不信之流之好仍

答識者自別

問夫子嘗為茫无進又何病質勝之野

答質勝雖好然不如克實而有克練尤好彬之是質之  
積而後於外非却然通均之謂

問不可誘上之言乃聖人自言非必不為教者哉

答亦有整言學者意

問先難後獲是獲些什麼

答只是計功謀利之意

問柴水栗山之論只是聖人獨發天機偶為此言非故  
立此論以善世

若天機不能發則死了做個俗人天機乃為善學

問君子博學於人全重在知之以礼上此意忘之能也

可兩弄者此是通博久時就約神未說到竹上

者亦是並道

問道德仁何故分做三樣功夫

答自其本為一也則曰志道自其微在持守也則曰攝德自其大理周流也則曰依仁自其觸發大機也則曰游藝若玩物適情則以是外餘矣

問富而可求章將有為而後歛

答此是說下教人之言

問發情忘念果以忘反將指一事言邪指全體言耶  
若並行不悖

問久行忠信平之說了何不教以本原功夫

答只是一貫

問動心之帝夫子自為堂堂人可使枉邪

答自為亦無妨

問夫子教人何不就教以知之至者而以言而見其人何邪  
答夫子自有這一般學問雖不往深求本原亦是君子路  
上人故亦不絕之況既明言彼力知之次則又有知之至者在  
而必求自至之矣

問泰伯背父而逃而無害者

答此不可向易言彼只見得天命如此及以太王昌後之  
志釋其疑重示為一也

問曾子與吾子言何不直指心與言和內外一貫行大



直截！

答評味之自見

問梁如何能落滌邪穢

答惟染風人最神

問好勇之惡貧之人固不可誣此言強為人者古耳

答是

問猶恐夫之自聖人言不指學者自處

答還是與學者之心如此

問夫十年日而信忘非命與仁之字但四十及其體耳

言未嘗直指善人

問是忘否固我此等待夫子然後無之恐顏曾亦免此矣

答不如聖人直截高深

問子畏於匡固磨厲之恭然乃推匡人不能害已一段說話

蓋曉明弟子耳

答此夫子以天自處

問聖人自以為無知似不覺不情然只是謙已使人

答此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處惟聖人然乃虚心若曰胸中出  
奇至窮則非聖矣所謂聖人無知由問乃有知是也

問顏子明濟之資去聖不遠亦暗若仰錯暗忽之難何  
也

答此是顏子直截做聖人如漢祖唐宗必欲天下一統使有  
彈丸異土之地不與不肯甘休罷耳良之苦心期見其難如

此  
問博用約禮其得仲聖功夫否

答博學是兩天明約禮是直截體貼二者並進不休乃  
可入聖方抵學者先在立志不立者不必論他工夫立志既審  
乃論工夫用功差者不必論他博學與否工夫善差又要審用  
功上節是顏子之志此節是他功夫下節是吾人用功此是  
顏子善學而吾人處

問顏子深造之功已至卓爾猶有告由之歎況在學者又  
當何如

答卓立之地已有得矣但未熟耳猶如煉丹煮力既至猶資  
火氣資養長不可以着力也

問太宰問章朱子謂子貢得其意何如

答曰還是夫子所言之者是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未嘗有多能之名惟周公孔子生於文明之後又不得位而在下故有對於之名其實與大賢之所以則不在此問處道則隱可也何曰欲居九夷

答只是托言

問子在內六章直指道神眾人隨處察識在

答此是平一箇人天機處人俱有觸發自是動之不息矣

問子謂顏淵章未見其止如注說否

答此是死後對他止字作成就說否是

問孔子祀宗廟郊廣便之言者豈徒以口舌為事耶

答言使之又重唯謹兩意俱重使之詞辯是辯治之意非  
辨說之辨

問道傳命只使一人請事呈奏擺列摺介以次相傳然相  
答若使一人請事乃士禮也何以稱國君之貌

問孔子在朝之容一敬呈似蓋又何以有許多節次  
答自始至終固是一敬但升堂之後則在嚴敬當降  
則嚴敬銷舒然敬固未嘗忘也

問上如揖下如授何以謂之平衡

答行動之間少有上下耳

問人臣為君出使又有私覲之禮何也

答不如此則情不通

問敬是緣色如石日飾德服

答此是因古注疏相承說差了曾見他古有說

問夫子飲食之節似太瑣碎之將庸心于此細務耶

答動容周旋自然中神非有意而為之也

論語下

問先進後進似不假及前代

答先進謂夏商以前文不陳賈誥曰野人後進謂文武成康  
文明極盛故曰君子孔子知文成雖好然淺薄之世此生於  
區外還當以回造化也

問四科之目禮聖門教之原有此科條與

答此是門人所記之有不能盡也如宰我與子貢註到聖其為

問夫子未許顏路之請亦以時可也無故耳

答聖人非不愛顏淵但人於外物養養之類沒有便於了  
不消着意去計汝故可也也

問其世厚此世豈之無妨否但名分所碍者不可用耳  
答不若安分自得

問子路問事鬼神亦非泛問夫子不答何也

答子路此問正程子所謂却操雜底問者故夫子拒之如  
此兩以收攝其心使示諸近也

問剛德本好而夫子以不得其死戒之何且後子路之死  
非因剛也

答惟好剛故亦不得戒而從之者

問再求言是不當仕季氏既仕他不得不爲他使使

答彼必執說得否則民受一不之意一說就使使使志也

與他人不同而不知說曰樂飲則不問分與之多寡也

問億則處中是許他否

答非許也蓋貨殖已有有思了而又弄聰明以料事又多

了一層障蔽故夫子懲之

問子路而言之者道是難子路能之六則謂奇才矣何得不

能故孔性之疑也

若只是見不明六條事起倉卒

問三千規之於事爲之古固小矣必以自曉之志則流連先

宗廢時矣言又豈爲得耶



若豎目狂者其說三子事為不上眼意夫子亦必有不滿者故曰吾問而不知夫子之門或以大小世或小事委人也

問天下歸仁何處方皆仁之說勝

答事皆仁只說方已後禮為仁則天下歸仁乃是仁者渾然與世同然之義惟克已後禮為仁後斯能渾然與物同體

問克己如何有四樣功夫

答只是一件功夫之義本大義也要區心乃至凡有私心之起即磨而去之不必分四路做功夫

問夫子告仲弓俱就事為上做功夫何不直指本原教之

答克復如云欲復非大勇於言不與賊俱生者不使其次

則悽國邊到冬則賊亦不候侵至

問民不信不立是指民言指國言

答指民言而國立在其中矣

問質直好義又用容言觀色是如何

答君子之心雖處得疑是忘何容敢有自是之心若小人則疑知之忘忘忘自是是蓋惟事掩覆而已

處思慮也下注心謂謙已以下人也

問先事後得只是計功之心不必說財利

答只是財去為善便道戒之有如何意思了便要目滿

德仍由出來

問攻其惡去其文之意正是好蓋察人者必缺於自檢情

省者不勝於尤人其機也此

若揚慈湖之說初覺自家有過後覺得有過因加  
意整頓遂知自家有無限過然人亦不見其有過  
也改其惡要如此

問愛人知人非仁知之切務而夫子以是告樊遲章偕  
已之事鄉黨告之故不復及耶

答只教化於愛人上用功則亦可以去私而告仁矣向固告  
之只為樊遲故不復及又舉此以告之

問凡事務勞之必力不能給

答作勞之勞亦好

問此有司之義

答此是宰事與司事之義若解如此而考其成則治否

雖美但說先之於彼則慢了

問聖人告仲弓人其舍諸如注意否

答人其舍諸是仲弓舉事未仲弓與答者切

問禮樂刑罰而自是兩事並舉如何不得秩序

答有次序先因禮而後樂然後刑罰

問子貢問士屢問屢下其意何居

答末節便是他問意

問狂者只要充其志猶者却少了進取一節

答猶者若不進取以後充只做得一節之士

問邦治道既顯言猶何不去位

答或是在位者如東漢黨錮諸賢堂皆在位  
問辭以達意而已必更四人而似大端事

答在春秋時辭命亦是大事

問惠人也是許之詞否

答亦是許之語許以惠便見他未盡彼哉者猶云不必德也  
問管仲奪歸已仍如

答此是或管仲為政賞罰明信故伯氏無怨如廖立  
威法之類非必是奪邑與管仲也

問夫子答或人之道何似必視下條

答是子路之言他是性強的人故爾夫子之言而應以此

聞使子將事以仲將與其祭今仲死乃不與其祭不得為  
之祭而聖人但稱其功不見所以不死之故恐不立以釋子  
結之疑

答卓野相送終際君臣之位者不同不死固不是然亦  
可勝於夫子稱其功而不死之事終不為之用釋

問不送郊車還意在然先覺上不送不德持為其防  
身

答所重

問不然不尤下思上達人何似亦惟知

答只為子直向心在外務於家也故發其我知之為知以  
終言之子直向心在外故夫子告之以此皆

不求人知之事耳

問夫子於原壤不責其長母而歎乃責其末使先儒  
謂所以全於人之義終責其欠安

答先儒亦是

問子貢問為志夫子但告以資於人而做功夫而略其  
志之安

答親賢友善非功夫而何

問夫子論為邦但止於是易格桑土齊之間世亦記綱教  
化之可言乎

答夫子論治俱有大本上發出末紀綱法度却是理事天

問孫即禮也何以合為二目

答禮是即文之禮

問三代直道而行似指民言蓋其本心正可歸禮也

答曰匿指君上

問君子不謀食是持夢心利祿者言若夫躬稼養生則固不可

少也

答是

問孔子敦交而實若夫固何也

答此志是健多謙前言往行以言其德者

問君子畏天命指付界言將不指流行之天耶

答指付界

問君子有九思即小德曰流之義雖有九者實出一心



答富事為患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頭緒不多

問求者達道如上高之品文章做不到

答此節至難且不用周者比上節之品不用

問邦君之妻一章記之何義

答偶然或為正君而然

問孔子見陽貨亦有避各之意否

答若不為避各則此等小人何從若他

問性相近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同

答孔子之言如天命謂性之性與天道之類乃是言性之本於

此章只是借性之形容如信云天生的一般

性對習而言皆虛字性對情而言皆實字

問吾輩能知之義

答猶云吾輩活時的非如物之死寂也聖人行道教時之心未嘗一刻忘於懷但無機之密則卷亦懷之有機會亦不肯失

問智與剛皆美德何以有高此低之蔽

答如莊周之類豈不謂之為蓋亦不足天聰明之智剛而塞為貴若信其自為則有失終于者矣

問不教之言只是警不用功者耳若必待其自得不用言教則何由有  
一部論語

答豈而欲之不言而信存其德行此三言之教而弟子之所當用心者若言教則因事而然而得之者亦成矣下文四時行一節亦就此用上言乃第二着活教子貢因此悟之身已透在本原上矣原問古人堯見不祥命師第二句亦用將命者何也

答高慈德徒以常言欺人，與弟子還不同

問宰我之言直是認做何物先儒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隱者  
以未也

答此是替宰我回說畢竟夫子以說盡了予之不仁也是說於為  
不善者 直想認善言宰我見當時行喪禮皆具佳久而無實

痛故問之

問女子小人難養重車必有為而言

答此人情而易忽而難防者故言此以警人

問冥子與比干之事孰先孰後

答先後不可知但三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一毫私思則要不得也  
問既知道之不行如何又行得君臣之義

答雖知道之不可行却不可不存箇世的心皆忍坐現他

閑廢中權與際身亂倫者果乎

答此處或記者有所增損如律志辱身則或枉道夫豈可以語  
柳下但末節之言則直是夫子之語

問各可各示可之義

答不落在偏

問日知其兩而各月各忘其所餘未免有記律志

答還是要記道理然終非是大本有

問子夏言教之有序亦有理

答也是然不於首目而提按本原功夫畢竟少了些故子游有

本之三每則之後

問不改父自與政和知義者之所不忍何獨孟莊子

答是氣節時大志中言

問夫子曰德深厚常人未易窺測

問帝曰不蔽之生不敢以己與之之意

答是是立賢之方之意

問寬則得眾一節之意作自而不及本原功夫也

答或主古之政也

問不戒視成与愒令致期因果

答不戒視成是急性人愒令致期是怠惰人

問知命也言懸言否

答命最可自勵中人

性理先生門下質疑錄 門人唐晉

後學周本浩克夫

潘道振確階

孟子上

問孟子學已到至處又不可謂之至人何也

答是戒于密處還不及聖人古者執事得聖人俯仰所以消磨得愈細密孟子時舉世無人未免自賢古者此

問程子論孟子英言聖事以孟子力量未能消盡之

答類孟之學固自不同由不事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子則許多

英言不知不覺潛消盡在帶自以爲不足矣

問孟子答惠子之言似太急迫恐駭而不信

答孟子只是洞徹天機所以不說利害孟子使見到後未有冥冥  
然之初以爲以微福末直截學者要如此用力

問者刑罰薄既欲以爲政之帝何修得民親上死長

答者政者只怕籠了百姓的心則不得其用命故只得在心上加功自致其如此又云孟子此教曰是天也固大矣法存兵而

著其兵法

問雞豚狗彘之畜以制似太細了

答王政要急立爲法制以教之如此自有不擾民

問孟子言象之短六似不亦

答此孟子所引未列罪人處

問言來動心是刑重兄弟之心加彼是御家部

答如此說才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句是協才可謂之推恩

問觀太子動齊亂雅之說則今果古果如何因得

若只要他與民借果有意感動又何論他今果古果是盡暗其末  
而報其本也

問者以天下為天下似只指君而言民上受身之之答者稱不未  
答民上受君之未受君之受則君與天下通為一人故曰君以天下  
受以天下

問問本不征澤是秦禁與後世所謂與其取之由君不若取之由民所以  
答此之後世不得已故與之法若君首信一印不取尤好  
問王曰君之選選是秦其臣否

答秦在秦夫口身以極與刃以刃與政之聲言相類由遠及近也  
問孟子言滕文曰選國使君其律者如何

答其意言在君善一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選國後志也  
問周自漢王之時已曰強大文王猶方百里也



答有非強之勢而亦不致

問不致心與正心功之同異

答正心功夫

問是實力上與不動心何干

答謂其過孟貢言以力言也故孟子謂若但以力強則之何能

告子惟強則不能先哉不動心

問且問不動心之道乃以動舍先之二字未得為有違乎

答動舍二是以力制者彼二子尚者以有之而制不制何反有

道者乎

問不致於心願致亦助在氣怒出強弱

答如氣不性者則如奮發氣洋洋者則如鎮重而持志

天地者有形者也然則氣之暴而者或為之動矣

問志直動氣固常善惡氣直動志則無善一邊乎

答若說志在淫辟則不得謂之志矣乃是氣也志一動氣

匪指好邊

問塞於天地者是氣亦如此非真有形象

答至大至剛以直為而塞乎天地者是天人一也便不分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意若說无塞則為二物矣

問應是氣也觀注之意乃若兼及有賴於氣而為學未也

答此言乃合義然道而為之者尚立義道則之氣以證夫

何以能證然才集義之由心生者只是集眾於外遠者

得之義集之者以不被蔽之意

問必有執焉非獨存其心已兼善性功矣之謂乎

答存心是良性只是一事此又指其本根而言不兩也集義之原也

問語不至何其所為文不屬

答恐有誤字

問夫子賢於堯舜亦似過了些

答語聖則不與夫事功則有果有否聖人各品粹得一以事得夫子半字却言得許多萬世之法故三

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子貢果能如此否

答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俱就夫子說所以見其生民以來未有也

問才法而不履不充實乎

答古法是如此其百工則財用足

問歷代各夫田之方此是執何業者量商之外若有一種

命

若就是市屯之說本以不種桑麻者此時不官商種亦  
當種佃賦之也

問夫田之布是出產之

答只是取布之名以此不必兼其百穀之稅稅

問人皆有不足之實已包四德而言矣

答是

問知階級而充之實已貫得到底注下作兩截矣說他

答人石月以則四端在戒容有不知者惟知不擴充之則  
如火雖未燎原而已有燎原之勢水雖未赴海而已有  
赴海之勢其幾無如此此其勢難甚順而其端則  
其幾微而必貴於無先然後保四海不然則不足以及事又  
女矣前重知字上後重尚於字上

問舍已往之與樂而於人有分別

答微有異

問伯夷不立惡人之相不與惡人言乃是理當如此如何  
為益

答益處還在下文

問君子不固也四遠是不由清和若益與不益又何消說

若是

問孟子辭病而出甲似太暴慢且要兩處是便罷何  
道吾人知

答還是感感也

問彼以其言可然不似孟子之言何其淺也

答或只是有者而言

問孟子受辭密之說不傷廉否

答我國時還有這些交際乃君子用也之樣若并絕之  
連成居塞非君子之心也

問凡距心格志絕未嘗請教而孟子告之不教於該語乎  
答二文均之是可知言者觀其受教可見

問孟子外骨受命之何如也齊出使

答出使與臣臣臣不同

問及齊勝之終未嘗與言怨大激

答唐元宗使端思為至使南台宋璟自被至元未嘗

與之交一言言如此道親視思是未嘗與之深言耳

問孟子才莫出而即之齊將不居表乎

答時孟子居於所則及齊亦表其未可知

問周公當如何處管仲乃能無過

答監殷之況乃三子誤周公大抵出王滅商之後其王欲重二

以百里封了武庚其餘亦免封同姓及諸臣如康叔之是後

未嘗封封封三人時僅有三監之誅而王制又創國三人之

說七卷之

問孟子既知道不行而去，錯爲三寶，尊孟子恐不可留矣。

答：既欲尊孟子，則道聽其言而不慮其不可留，問孟子拒留，行者不答可也。德几而臥，似太傷。

答：孟子之時，主上高矣。

問：世柳申洋，語異，何有人何意？

答：二千詐語，其有人，但利袁則去。

問：王由三國爲善，六經中取長云爾，安之多，欲以此置於有爲者也。

答：是也。



問孟子得彼一時此一時道理堂口時之不同而有異耶  
答孟子之不循乃是自然也之志非怨天尤人但孟子此  
等處忽時之不循與薛但說出他志忠就罷了

問孟子子孫當節之位不當與誰何以有既而則不可請  
答亦何必多如此

問滕世子復來求見定必是有疑

答世子初問孟子之言必自聖人易與可學先王之治為必可  
行及區而故習後萌則其有疑其言必理之也然也故  
孟子迎其識而破之

問三代授產不同則貧者皆須動否

答井田言：行黃帝皆以百畝為制，立更動之說，擾民六事，更動之說，但或于未之詳歟耳。道根抄卷七十一百畝。

是三代文王不同非立更動也。

問：鄉之制不為不厚，而又有圭田，恐太多。

答：圭田，厥於孝，故意其存。

問：餘夫二十五，形法以弟，餘夫將不計其長少，而但授之耶？

答：量有此況，幼時以隨，父母取給，至壯而有室，始給之。

曰：餘夫受田二十，夫以自信，及後，又至子而娶，婦乃為

數，曰：家，有田，曰：百畝。

問：張子曰：經界之制，法禹之制，法不刑一人，而法其

法，當從之。

答必待於化行而凡信其後將不全而自注若較亦必使  
然未必能也

問中行只是偏僻之見蓋以念力為道者

答中行是箇有行止的人其說最易成惡故爾之墮壞  
意思亦有

問三三後秋陽之喻其理如何

答此是外陽照徹工夫陽澤則無不淨照枯則必  
透澈曾子是曾心上用功點得私欲去了一層子是  
一層了知夫下功夫是如此不及臨之不可尚是與上  
大之教直覺有息息者改合而無間故不可尚所  
謂入帝室也

問非為人此非為他人見其親尸而然也

答非為見他人親尸為一本叔然也

問唐人之不往只是不敢將守義而不往耶

答還是守職不往觀孔子贊一詞想想人志是有意思者

問任本為好道此為不答之意乃是因中字而發

答是

問空是空飲還是空宴

答空是空宴

問吾受天下為以本是則由具有此理但覺說得太快恐  
不得存之本心

答吾亦以為本之言自是為而然若受空禪時其

謙謙不致自安又何嘗遽然當之滯受者又不可援此  
為例

問為先王之學何以見其皆食于人

答只是泛論其理如此

問陽事可也乃使鬼與往軒何步衛人言於此耶平以  
此而賈福則又似有心於後解也如何

答只是要感化他此聖人之心也後來一事乃出於不得已  
已與後世作謀與者以看也誠節不同便自別

問夫二之答陽貨然獨見惡人且避答若不能延於  
神亦未盡

答是

問者林君夫子之事如注卷石

答者林君不但且國史乃本於撥亂之古自克復不陽自陽之  
文亦皆五百餘年有夏人士未撥亂一番云周京之聖王所以  
撥亂救者民以之無任莫不近於儒者

問者我指改而言

問楊墨之言何以能鼓動得天下

答蘇張輩皆是三行止人不足國惟楊墨亦有行止故是惑人  
問車與管人將相自是除其害之甚

答實是如此以看荀卿輩倡議廢先王之禮樂而秦人遂誣  
其害勝之孔使天下靡然表其害生豈可謂多

問孟子使伊尹為非則後世養力之士如徐辟之流之非歟

答廢金使而為伴行使人皆效之亡亂世之道衰國第救濟而已  
言問於陸仲子故未真有見也

孟子下

問有治人斯有治法孟子乃歸重於治法何也

答為諸侯皆廢先王之政而後

問上下相之君子小人如何有此分

答君相止欲以道探物故唐虞有百揆之官下司乃有法守

胡不信道以下必相亦言之不信道故犯教不信道故犯刑

問責難陳善之分

答責難之善在於要好匪市用陳是陳善

問古人之此處為德是何意

答古人之此處以身君若原取時慮為德殊非且于忠教之意

法法節以壹惠有一節之善即取以福而不後其惡者國於是安  
之善善節則假借言之以有淫淫之善隱有威嚴之善指為  
惡後則孟子之意

問者政在自定國夫若巨室權勢已成廷非君所能制

答此章正為末世不然若君令臣共之何情況不得罪之云且為權  
柄不移極及本言之耳觀晉悼公重箱之言一士令而六卿無不  
于可見之君不失道而不可有為者

問小政大弱極強亦可言天乎

答天道之世不受命於大國則取滅亡之禍故小弱受復是上理之  
省然極亦曰天也

問小政大弱只是擇也而君或臣有深意在



蒼君之承傳之用世之心若曰有成仕之意則不可而待之者  
曰遠在文王

問李惺畫北方之法未免不善如何入次刑

答云方也畫乃於富國意不在民 道根極為他把成井田之法  
壞畫

問樂正子送於子教未必便為饋餼責之似乎過

答云饋是亦親孟子而不可得者則於孟子之高第堂不加  
意亦本一坐云子但能其外使謂可與同行未免有國假云云  
殊不知此處時差便足能饋餼夫堂有二道  
問舜不告而娶惡之此事

答云之用舜已在克諧之後夫極以二女妻之豈有不告而娶

之書

問順親謂孫之於道乃是順親原說非解順親字義

答心與之一而不違非順而何唯喻之於道斯能致其允若上戒所  
為難得理而親不以為然豈順之謂

問其撥一也即指上節言否

答撥猶祚字之意言其所以之道而撥物者妄用也即指上

節言

問既曰德行言聽又何以有去

答德行言聽指平日有故而去或有事不聽不行者亦是

問人有不為本是石當為者非器為有力也

答兩滑其持如山則其動如雷越鎮拜越之深厚則所為越

有力

問君子處世若當言之事又豈可慮患而然

答君子知小人之情狀却不說破則彼益益而忘憚矣而

得後患也

問不為己甚言待人則不言處己則惟恐不及又何已甚之慮

答只到恰好處便了

問不為己甚之心是所以為大人的根本抑猶有事在

答如此說却是體用二原了此一語便是混沌通達萬言就

是此一語中則去盡的此明學問是所以用其志則者却不

是外身之理入於此則見待氣者以長而兩長者非氣者也

問深遠自得與大學知止性得之義因果

答為之不已便是律造人心一豎明處若不用功則陸先生隨感推  
用功之久然後到知止處乃是自得地位也

問資深之義

答資深亦是資養

問評說其理只是研究之義似亦無害

答段曰評說便覺口耳去思多了如此處者非多而得但結果  
得淺子夏云博學之旨志切問而思自是好

問原泉混之歷人有實行則心學之在是矣似亦思之有古

答實行如何當得本信有依樣子做而非空於心檢者如管

仲安之類可謂之聖學者如此者法不能多也

問舜跖於產物一條即所謂君子存之者耶

答是漢人錄存者一例多耶

問王者止熄之說

答平王時雖降尊未叫做止熄西頃王時天下不復知有王所以詩道不作終于彼澤之波待者人心之大誠天機混則去亂夫子才作春秋盛亂必始於衰有扶衰則不必撥亂矣故托始於平王數人自扶衰始也

問孔子之修春秋不可垂法於後亦救不得當時之亂

答夏之亂有湯曰撥亂而高之亂有湯曰撥亂而用未有聖人出於夫子出末做一番於天下依此法者撥亂

問天下之言性而名曰極者何也

答故程子陳述蓋因當時天下尚性者說得陳述而不求根源

功夫故言此利者有所為而然如納妾與其婦之類非利而何

問千歲之日至仁山金氏謂是推後未者何如

答指以前者所謂陳迹也知陳迹之不可違歷則知陳迹之不可言性矣

問孝子之心若不若是熱之與怨甚正相反蓋相待如仇人者也  
答是

問以對父母未嘗有怨父母之心只不取怨于父母何如

答以常情而言要之無此事

問舜之封象是為其惡未嘗及民使象如囚豈有害於人則美  
之封之乎

答象有處如囚之虞嘗瘞是矣如致辟者止管叔一人而傳

則會一處過在厚一邊

問以政接于商庫

答不及責以下品是一向細責即是改

問謂祥之避位之事則居先之官逼去之予不足以為累乎

答舜已明白受禪為政久矣豈為居官係于丹朱之為已封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疑趙說足

答商有元帝弟及之神極載此二人以見太甲之所由立也

問湯和聽之伊尹其是吾求于世極其言如此非後詞以蔽其意也

答伊尹者稱元聖堂應其詞言於揚如此却似固者所為乃是

孟子英氣所發

問伊尹任天下之重乃是陽聽後如此若初聞便懷此念

乃是恩甘士其位矣

答聖人未嘗無故天下之心但聘之初未嘗避避不敢當聖人  
之真心也

問司城貞子既宗大夫如何又為陳度周臣

答此時在陳

問百里奚不諫而去亦無傷否

答見於後在前未有此事而可去

問未嘗謂其惠高似伊甲何也

答伊甲書曰事求元聖伯夷夫子但曰賢人惠又次之

問玉振之意

答振振振之意五音之聲皆歸於玉聲則如終如一



明其禮也。見天子知節之全下節是天子所以全時重知字之通  
益上節是知行並進下節是知行合一天包乎地知統乎行  
故云然。天子之謂天子是萬世大宗師人須學天子於此  
特言天子之學如此教人知節法也。

問曰度皆方百里觀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恐不  
止百里。

答百里者正封也附庸之國不封也惟有大封者如之山川  
則使其主祭耳。

問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答天子三視之也故春秋二年閏曰書公天子之上大夫視  
伯故春秋曰伯王伯皆書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故春秋

單于者天子天子下大夫視附庸故春秋叔服書字亦其愛也  
視附庸而盛則王畿之地不遠以給其封表元士以下則有加於  
則與侯國一般元士書在士下士書人接我則書石

問不携兄弟而友兄弟扶他何用

答因他兄弟自可相友扶之而輕他人之友如晉二陸之類

問亦能容辭且元食於辭否

答攝文之意是如此然孟子大意只要明有天子友匹夫之事與否

處而不泥也

問述為讀王之義

答我過丁世

問其意何者義乎不義乎區指在人者言若指物下久交際

言則曰吾深察可取。至孝而不為過也。

答諸君之問持民國多不義此其意蓋不同種豈下之理  
是他在得之。言在而君子所以用世之機也。若於此後德則  
彼不後知有下士之禮而君子不義於國乎。又云孟子不  
與諸侯相造此君子用世之微者。

問釋校。義孔子不為之何所。

答魯人釋校。是之要夸器物之言。然其心則原於孝親乃  
天理而求釋人殺者也。故孔子不禁。且亦不為。已甚之意。

又云。傳正為善。乃是高世正俗之法。禮家所謂四德九州之  
物咸備。以為孝。此說非是。孝只在即當下物件致孝而  
已。豈至數千里取物勞人。以為孝乎。非先王之法也。

問：厚人德而虐人，德向非所謂合其厲氣於身二者乎？  
答：守禮之數自不同。

問：多向與賢是二樣否？

答：古人國有大事，多問于耆老成人。

問：以德則子事我者也，此言似太激，果子思云云。

答：思孟俱剛毅的人，性情磨得已，故能行不及聖人廣大，  
容然非如此剛毅，則不能卓立，實柔的人便多放倒。

問：難曰：責感之節，豈乃易君之位，下已過乎？

答：此言孟子之過，長人君猶忘之心，然分別出責感果來，性兩樣，  
鄉志好大抵朝廷有責感之節，則於國勢自重。

問：大人性猶未，性自不重，且重下句。

答因言乎以生為性孟子謂生之謂乃是性故為性則氣以成形  
而理與氣合之不同者論氣則有靈蠢森一異而人物之四則亦  
故語告子云一而告子不能答也乃是反信

問孟子之言以明亦人與我同類如何不及希聖功夫  
答孟子言以明亦人與我同類希聖之意在乎自得之  
問舍生取義意是為難萬鍾取食而

答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兩儀命在者得戒乃與空室室妻等例言何也

答語是私意

問亦放亦取意問在先後

答學問只是要求放心格物致知所以成之也誠意克己

其真也自正心以至於修身亦其其意也

問克立乎其大者尤在克放也

答如此却是兩端功夫乃克放之起頭克得國之實則

自能思非苟然也立主宰一爲功夫之要思一爲功夫也

問致國之時取士曰謹謀乃尚量猶有備天爵之事

答謹謀之士必有數其器之可有行止才取用

問克學之進豈止行止容德之間

答此只是至道而言之而已非至理也所以其中庸也

向宋程以叔也乃一則與惟慎之徒亦有間矣

答皆時大抵得士者昌夫士者亡故時君皆以士爲意

問儲才不及物何不其受而不報反爲失禮

答不惑時交際如何不可道廢

問伊尹後使二者有主就味之古亦害道否

答既多君子又何名為此爾得念大抵孟子當時只是要存心

他胸中抱負於實事多出舊向不甚作老

問微賈之召相之罪否

答君相之罪過

問孟子洋王制以律五霸之罪即帶者耕飲在內否

答聖人柄於政之凡分封其後也將外重故有也守述職言

制所以防其弊也

問趙孟之命也孟過也抄也豈曰言之身未必能行之也

答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在晉文執事然及而傳世乃過於齊

桓方其家去法也

問若以齊魯為皆百里則類史在魯地七百餘之中乃特獨  
之出而由附庸者之何未子謂當時各國已大制王但必而於之  
似得其法

答重王已出誰敢不遵王度其度者則制而為附庸不待言  
也若如兼說則天子千里公侯乃五百里已做箇及形在那重了  
何以善其後耶

問者正不既短于二者則能修好善然善言不能法擇亦何以

為

答不能法擇則不得謂其好善矣且是好善夫而二者下三以右  
之故皆曰否

問膠東亦非及魚鹽乃商賈所共仰以為一



答思其此古

問動心息之說與之使終深危慮深之意恐不指仁義禮智

之心

答是仁義禮智之心恐性之指本然之性言後性也有命焉

子不謂性乃忌性之意

問書言知性知天如何見得是聖人事

答程子嘗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盡心知性便這怕  
天下至誠為他盡其性之至人之所以能與天地同其久大者以其有  
此性也盡心知性則有以充其量矣知天能知天地此言之知也三  
命一事也

問存心養性若非知之在前何以能如此耶

答存心養性且賢者然存養只是一箇功夫 車即道  
學者本善惡乃學心直將死才去了才做三果亦可以直道  
問行著習察有淺深否

答古之明道者皆在事上明去非若今之明道者只在言語上  
講明者是先明箇模樣察是徹徹果與否

問賢之似非有直者氣象

答器字以器人百處器而弁也身處器以成而越然物不能與此  
所以為器器自得器乎吾世傲物者矣

問以生道殺民似為除害去惡而有殺民之死者與下豈不同  
答還是去惡去法而不得則死言此我皆無憾也

問利人教之上豈有紀綱布置如刑民之知

答如有所不費則民自不庸之如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則民自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矣

問親之敬長本由於天性仁孝此章乃若親長生也仁教者然其即孩提之愛敬而指之仁教以見其兩性之化二句乃是說性元之足以保四海意門言只消以此達之天下而道在是矣

問若法之類何與用一知十同異

答此是大賢弱信的功效不可以語聖學聖人還退藏於密處多無此類境

問所說所果既與兩性不存之何用若無之

答亦是性之發用但其本此之體不因之而有加損

問孔子登堂也一事乃形容孔子之道否

若本在禘聖人之道偶舉孔子言之

問觀水有術節是言聖道之密也

答道之浩之何處下手教指上道之有本使人知下手處

淵是波流滄洄之觀泉水去處注去水來成波洄尤可其見

問或事後達

若正欲學者從本原上下手蓋惟有本乃能成事

問孟子於湯墨皆有批評若莊周荒唐之辭尤足以搖教

一世乃不及何也

若不曾相聞

問各歸其教皆誤事乃是曰天而尚勤儉而聖賢不敢以已與

之者此等議論世上不可少

答既而此事之何用為此爾漢信既而論又過中就使韓人  
童可執之八歲之法何在此章與反後之而不聽別易位  
民為童君為輕俱是一攝先於陳厲

問孟子歎王子氣體之異是都之耶抑笑之耶似無謂  
答還為居天下之廣長者歎

問形色如何謂之天性

答形色上指土天性與仁人心也一素

問王子厭於適世不取終表得無傷孝子之心否

答一以言之痛

問此德達材以上固君子之所染育若夫禮事口信以相  
答問者君子亦教之年

若君子與人為善忘心念而不盡如陳白沙論之去馬與未  
牛必有人問哉道如何自雪樓頭於浩歌俱是不茶之指  
問中道而立是教法如何有登天之款

答觀之若問則知孟子教人志多失於過高念稍之善  
誘之意中庸之道正要在平常中指出道妙

問孟子言信言不如無言一言不將啓學者不信之說  
答有為之言言未免啓學者自用之弊

問不仁而得天下其端在上古人若能審於任人恐不以此  
答三代而下所以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其為廢了封建之若  
存非有大德法不能服天下也列國年表有此論但不為

發明

問結幾不經于口如何不告以情者之道惟解釋之

答下節引文王孔子事四所以使之情

問孟子分別性命如何

答性者當然命是所值不宜之雜品節限制在內二節之  
同

問可欲之謂善如所說不正奈何

答欲其所可欲也猶教情其可願乃與下文相貫兩可欲者  
即善也

問孟子尚未到聖人地位何得極言神人六志想則及也

答是見道之言

問論人止於至善害人論義乃指說教條何也

若聖賢之言不拘長短也仁人心也與義並言而下之但及於  
心亦此類

問動容周旋下節作性之德似淺

答矢死以下是及之常行法句乃勉學者

問言語如何正行

答言者行之表

問御原如何有忠信廉潔

答是小人一有行止者所以然感人是打車不可入於道

問孟子以見知者為多有乎兩則教者之德將不許乎

答孟子答楚意思多在於教子退而求之字自有不

合處

一



咸豐甲寅冬十月十日  
寫自寓此卷畢  
徐都孝農  
道振補借六識時年七十有七